

日照



渔民与渔船

□张静河(静静的顿河)

一个上午,去日照的阳光海岸海水浴场游泳。阳光直射金灿灿的黄沙滩,海浪哗哗作响,好像在热情欢迎我这个外来人。

浴场附近的沙滩上,停放着数十只木渔船,红褐色的,是平过来(翻扣着)摆放的。应景的视觉具象,有年代感的老物件。金黄色衬托着红褐色,显得分外抢眼,时常有人摆着各种pose,爬上爬下地拍照。

过几天再去游泳,发现木船被陆续正过来。有船工在整修船只,清吹沙砾、涂刷油漆、吊装机器……等待9月1日开海捕鱼作业。这才明白原来停放在沙滩的木船,是因为正在休(渔)假期。

再去,阳光热烫,搬过来的船只和忙碌的船工渐多。见到有整修间歇的几个船工,我也不去游泳了,过去先打个招呼,每人送去矿泉水,递上一支烟,随即也席地而坐,开始拉起了海边渔民家常。

渔船里外的年代斑驳,渔民红褐色的皮肤,一看就布满了故事。渔民弟兄们你一言我一语,告诉我,过完“龙王节”,就陆续开始整理修补渔船:把船正过来,清理砂石,用麻丝丝条把船的开裂缝隙塞填好;然后用配比好的石灰、桐油,加入水和成膏状;将膏填充抹缝、晾干、刮磨平整,再涂刷上“海底红(防锈漆)”,起到防腐、防渗、防虫等作用。

开海后,大(铁壳)船会作业到大雪季节结束,来来回回80天左右的时间。春节后,早的初二或初三就有出海的,一直到休渔期结束。这边沙滩的木船基本都是个人的,有自己出海的,有雇人作业的。作业捕捞到立冬时节,出海60天左右的时间。小船的作业面小,来年出海早了鱼虾也少,得到二三月份开始作业,4月30日就到休渔期了。每天在海上作业七八个小时,当天就回来。船工弟兄说,作业看潮水涨落情况,涨潮即出海,落潮不出海。赶早的凌晨两点出海,晚点的早晨六七点。海上顶着太阳暴晒,无常风雪雨浪;冒着海水潮湿、偶发险情,着实艰辛。

木船从前是人力帆船,划桨摇橹的费老劲了,人力、物力花费不少,打的鱼不多,还存在一些险情。现在的条件好多了,通信联络也方便,安装了定位导航等电子仪器,安全系数也很高。又有方向舵、机械发动机动力,跑得快也远一些,打鱼的范围大一点。天气不好6级风时就不让出海了,如果已经出海赶上雨雪风浪,有关部门会及时通知渔船返港,或就近选择码头躲



避,或找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抛锚避险。这些木船除了机械仪器设备,渔民还凭着多年的经验,到了一定的水域撒下网拖着捕捞,可以捕到鱼虾蟹等海货。要是能捕到一网鳊鱼、水(梭子)蟹,还有些值钱的鱼那就发了。过了霜降海货最鲜好,也好存好卖,价格也要好一些。“到了年底,咱就大口吃肉,大秤分金银。”

哈哈!得意地笑!信心满满地笑!渔民船工弟兄们开心地笑起来,好像把生活的不易都笑跑了。

这笑声又把我带回了渔家“龙王节”(渔民节)的现场。每年阴历六月十三“龙王节”,渔家会杀猪宰鸡、置办供品,祭拜龙王爷。祭拜活动以任家台为主会场,上午10点开始,告宣祭文。渔民及亲属穿着本村特色的渔家服饰,先后分批烧香磕头,面朝大海跪地祭拜龙王,祈求龙王保佑渔民出海平安,鱼丰致富。白天龙狮舞动、长龙畅游,载歌载舞、鞭炮齐鸣,高歌着“我上山是虎,我下海是龙,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……”晚上,各个村装饰得五颜六色、各具风格的彩车会沿街巡游,歌舞同起、燃放烟花……就像我们过大年一样,煞是热闹!

一位姓于的船工老弟说,从森林公园周边、任家台附近往南来,沿海的村子生活都还行。“五一节”到八月底,封海休渔期间正是旅游季节。渔村的民宿、游船、渔家乐、纪念品……就开始红火地经营了。9月1日开海了,旅游旺季逐渐退去,渔家则开始打鱼捕捞作业。再加上海参、鲍鱼、海蟹等海产品种类的养殖,小麦、大豆、花生、玉米之类的粮食作物种植,日子蛮过得去。听了于老弟的话,感觉小渔村的休养生息也像大海一样,潮起潮落、波动轮回,一排排浪涛向前不停息。

(本文为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、青未了副刊签约作家)

□滕建泽(壹点号:听雨轩)

上世纪60年代,我出生于日照沿海的一个渔村,今生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“吃”的,是父母亲带我参加生产队劳动、在田间地头吃午饭的画面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常常回望记忆之初的那一幕,金色的秋阳洒向林边一栋美丽的红房子,记不清是父亲还是母亲,将我抱到红房子的窗台上喂饭。饭是大米饭,菜是就地取材的长豆角。红房子、大米饭、长豆角,童话般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俗话说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,故乡地处沿海,当然少不了海的味道。

日照的沿海滩涂出产一种蛤,名曰西施舌。西施舌因其味道佳、形象好,且是稀有之物,不但在故乡有着极高声誉,也受到国内一众文人墨客的赞誉。郁达夫将其誉为“色香味形俱佳的神品”,梁实秋也不惜笔墨对其赞美有加。窃以为,西施舌固然味美,家乡还有两种风味小吃,其味道似乎更胜一筹。一是蟹籽豆腐,顾名思义是以梭子蟹蟹籽为原料做出的豆腐状美味。蟹籽豆腐不但营养丰富,而且汁多味鲜,凉滑爽口,令人闻之流口水、食之饱口福。另一种是炭烤油浸墨鱼干,就是将日照特产金乌贼晒制成墨鱼干,再刷上花生油放在木炭火上微火慢烤,待花生油渗入墨鱼干后刷花生油再烤,如此反复几遍,烤出的墨鱼干金黄油亮、香味浓郁扑鼻,是上好的佐酒佳肴。

其实,美味多在民间。就像风味地道的川菜不是在星

故乡味道

级饭店里,而是散布在成都大街小巷的苍蝇馆子里。最能代表家乡风味的,往往不是那些声名远扬的菜系名品,而是掩映于乡野民间的风味小吃。

旧时,日照的夹河口、小海口等处盛产一种小海鲜叫海沙子,海沙子面条鲜润香滑、风味独特,是游子们无法割舍的梦里乡愁。做法是将海沙子洗净、入锅,加水烧开后将其碾碎、沉淀、淘除渣子,用其汤汁下的面条便是海沙子面条。至于老家涛雒古镇上精工细作的京东菜,虽然味香宜人,价格却也不菲,早年间大多销往京沪等大城市,上了有钱人家的餐桌,因而它只能是小众的。高邮吃货汪曾祺曾忆及其生母爱吃京东菜,装在陶制的罐子里,还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。

同样的食材,由不同的手艺烹调,风味会大不相同。发小章叔是烹饪高手,家常菜做得那叫一绝。什么鱼虾蟹贝、山笋野菜,一些看似平常的东西,经他妙手烹制,往往会成为色香味形俱佳的美味佳肴。有一次,他做了一道乌贝鸡蛋汤,真是鲜嫩得不可描述。泥螺是一种常见小海鲜,因其吸入的泥沙难以除净,旧时在故乡并不大受人待见,但若巧手将其腌制成醉泥螺,境况就会大不相同。醉泥螺香甜脆嫩、咸中藏鲜,既生津又开胃,成为人人喜爱的佐餐佳肴。

我年少即离开家乡,不管走到哪里,最喜欢吃的还是家乡的煎饼。煎饼大似锅盖、薄如蝉翼,多以小麦粉、玉米面、地瓜面等原料制成,既耐储存又便于携带,很对家乡人的口

味。而辣椒炒杂鱼、卤水豆腐蘸蟹酱(虾酱)、油炸黄鲫鱼卷煎饼等,最能刺激家乡人的味蕾,令人百食不厌。

也曾听有的同乡说,少时在家吃够了煎饼。我诧异,煎饼怎么能吃够呢?在我看来,即便海参、鲍鱼等山珍海味可以吃腻歪,煎饼怎么会呢?煎饼,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,是父老乡亲肌肤上一块永远抹不去的胎记。日照人无论走向哪里、走得有多远,祖辈遗传的基因密码中始终铭刻着煎饼的信息,躯体里流淌的血液中始终有着煎饼的因子,胸腔呼出的气息里也始终散发着煎饼的味道。早些年,我无论回乡探亲,还是外出求学、工作,旅途漫漫,坐绿皮火车或者轮船被颠簸困顿得毫无精神,但只要有了煎饼在,食欲便会大开。

小时候,每年春节前母亲会从生产队分到的猪肉中挑出肥的熬出猪油,将凝结的猪油和豆瓣酱抹进煎饼,放上脂渣,夹上大葱,而后缓缓蹲下身来,将卷好的煎饼塞到我的手中,看我吃得香甜,母亲便慈爱地笑起来。

冬日的朝阳穿过旧式花格木窗斜斜地照进屋里,映在母亲慈祥的脸上,我也从母亲的微笑里感受到母爱的光辉和温暖。我相信,世上再不会有比母亲亲手卷的煎饼更好吃的东西了。如今,家乡的煎饼依然,而母亲却已经到了天国,窗外有大朵的雨点飘落,有泪水噙满了我的眼!

(本文作者出生于日照,工作在青岛,业余文学爱好者)

梅开二度梭罗树

□刘运昌(壹点号:云卷云舒)

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……”大多数树木春天发芽,寒秋落叶。然而世间无奇不有,有一种树一年两度发芽,二次落叶,这就是奇异的梭罗树。

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境内的梭罗村村,是个有两千四百多人的大村,村西有两株梭罗树,并肩而立,两棵树的枝叶在空中交错在一起。东侧那棵树高15米左右,枝叶茂盛,笔直挺立;西侧那棵树干弯曲,朝西北方向倾斜,像被东侧的树挤到了一边,树高也是15米左右,分两大枝。村中老人介绍,先有树,后建村,村由树而得名。明朝初期有人搬来居住时,这树就有碗口粗,算来有六百年的历史了。虽然经数百年风雨,如今依然苍劲挺立,根深叶茂。

笔者曾在曲阜大函授生物专业,1986年夏天,到泰山野外实习,师从山东林业学校的陈锡典教授,在泰山辨认、采集植物标本,曾向他请教这棵树的学名。只听我描述,未见实物标本,教授无法断定。1987年无花时节,给他寄去枝

叶标本,他鉴定为厚壳树。其实,林业部门早就鉴定为厚壳树,只是笔者不知。

曾有位植物学者来到树下,仰视半天,摇摇头:“不可能,不可能。厚壳树在长江以北已经灭绝了,怎么能在这里生长呢!”是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在存活,是休眠了亿万年的种子在合适的条件下萌发?还是由飞鸟带来的种子?无数谜团人们不得而知。

有报道称,这棵树一年发两次芽,两度落叶。果真如此?梭罗树二次落叶是它本身的特性?是什么打破了生命的节律?的确,在有的年份里,六月中旬厚壳树开始落叶,然后从枝头长出新叶。但不是年年都如此!笔者曾与学植物专业的人士探讨这个问题。从植物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,植物的落叶起因于环境信号,像日照缩短,遭遇虫害、干旱等原因,系植物的一种保护性反应。二次落叶是树木求生的本领,并不是该树本身的特性。经亿万年的进化,厚壳树具有超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

有一年笔者探访梭罗树,同护树老人交谈得知,村里派

专人管护古树,发现树上有垂丝而下的小虫,由于及时打药灭虫,近几年再没有发生二次落叶的现象。这种说法,其他村民不敢苟同。

一山一圣人,一树一菩提。这片土地有何神奇之处?项囊就在村后的幽尔崮山上出生,上苍注定这是一块风水宝地。该村东西两面临山,夹道通衢,北面两道山岭阻隔冷空气南下,西面临河,东处大海二十里许,气候温暖。特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厚壳树优良的生活环境,从不可能中顽强地生存着,可以用江北的“子遗植物”来形容它。

“每每想到那棵古梭罗树,我都被一种巨大的悲壮之情感动着,不是为她的古老,而是为她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生命历程中那亘古的孤独。”梭罗树并不孤独,只是外人没有发现小树。四五十年前,老树南五十米处,自然生长出一棵小梭罗树,因房屋改造从村中移栽,有村民把它移栽到了村西河高坡上。

梭罗树不再孤独。(本文为高级教师,长期从事本地历史文化研究,2023年出版《回眸乡野》)